

► 这是梵高本人,还是他的弟弟?

□ 严蓓雯

十多年后,再看香港才女钟晓阳的《停车暂借问》,发现它很稚嫩。语言稚嫩,情节稚嫩,情感稚嫩。语言里找不到《红楼梦》的影子,“没的白惹人闲话”,“怎么倒先来了”,“才刚儿躲警报我还张罗找你”之类,情节也无甚周转惊人。都说钟晓阳深受张爱玲影响,不过,她笔下的人情、世情,不及张的十分之一。倒是那稚嫩的情感,恰因其稚嫩,倍加感人。

那年读钟晓阳的集子《离合》,里面就收了《停车暂借问》。看得泪止不住。怕旁边人笑话,拼命喝水。现在想来,情节什么的,一丁点也没记住,但是,是什么触动了心里最柔软的地方,产生了深深的共鸣?

大概就是那份稚嫩的情感吧。宁静真的爱谁吗?反正再读一遍,我也没觉得“千重”、“爽然”在她心里留下了多深的影子。请作者原谅我这么说她精心安排的相遇和离别。刚步入青春



《停车暂借问》
钟晓阳 著
新星出版社
2011年9月出版

心动又心动,惘然再惘然

【情感读本】

了宁静的生活。他们的面目如此模糊,性格如此暧昧,无法深究宁静为什么喜欢他们。千重的出场是在躲避日本人炸弹的一片慌乱中,“一个人搁她肩旁擦过”,把宁静撞倒,“那人又折回来”扶她。等进了防空洞稍稍安定,他也只是“一双大眼睛,黑森森、幽黝黝的,打她脸上一闪而逝”。之后,我们知道千重是日本人,医科学生;知道千重再遇宁静,“整个人是在喜悦里”,而宁静,“一直心悬梁椽,想想笑笑”,但仅此而已。两人先情愫暗生,又日渐亲密,最后因日本战败不得不别离,可他们喜欢对方什么?爱着对方什么?从小说中,我们无从知道,因此,尽管千重之后再也没有在宁静的生命中出现,我们倒也没有遗憾,恐怕宁静也没有。

虽然爽然着墨更多,但他一样是无来由地闯进了宁静的生活。“霸里霸道地横在她面前”,“一个劲儿朝她笑,牙齿白得耀目”。稚嫩的爱就是这样,或者是黑森森的大眼睛,或者是白闪闪的牙齿,就让人有足够的理由可以一头扎进去。虽然之后又有堆雪人、骑自行车、宁静生病照料、未婚妻若隐若现,甚至十五年后重逢的情节,我们依然看不出两人的爱落在何处。宁静固然爽朗,但也有填个相思词之类的婉约;爽然固然大气,但也有犹疑内敛之时。两人的性格未做充分铺垫,往来也不出俗套,所以,纵然最后也有类似《十八春》那样“我们回不去了”的无奈,我们却没有读张爱玲小说时感受到的浸透骨髓的悲凉。

但世俗的我们,倒并非常常有浸透骨髓的悲凉,更多的,却是没来由地一头扎入所谓爱河的经历。在“爱上谁,不管他是谁”的人生中,有的人如千重那样,来了又走了,有的人像爽然,总撩拨得你心动又心动,惘然再惘然。我们或许已记不清他们的面貌,记不得为他们填的词阙,可总会记得他们闯入自己人生的那一刻,那亮幽幽的眼睛,那白闪闪的牙齿。虽然他们是“停车暂借问”的过客,但他们曾是情感的安放地。

我是怀着钦敬而期待的心情读完韩喜凯先生的长篇小说《累》的,掩卷而思,脑海中不觉浮现出一幅幅官场生活的百态图,深切感受到作者秉持入髓的平民情怀,力透纸背的责任担当和心急如焚的道德呼唤。

小说以知识分子张立人的从政历程为线索,向我们徐徐打开了泉滨县的官场现形图,拉开了一场吊诡莫测的权力表演。活跃于张立人周围的权势者们,从省里管干部的副书记甄振怀,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魏树吾,到县领导田玉跃、刘旭行、裴尚蕊,他们串通结成关系网,肆意挥霍消费手中的权力,随之潘多拉盒子打开,阴谋、贪婪、卑劣一股脑钻了出来,道德被踩在脚下,滑进泥沼。田玉跃是一个权力痴迷者,从乡党委书记、县委书记,一直到市委副书记,不断地靠玩弄权术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。裴尚蕊原是一个宾馆服务员,在一次次出卖身体的交易中尝到了权力的甜头,关系网中的男人从甄振怀到县委办副主任林一通,只要有利可图,她都自愿献身,轻而易举地当上了县委常委。甄振怀的秘书、县委书记刘旭行拉虎皮做大旗,在澳门狂赌,包养情人,非法出让土地,十足的官场渣子,行尸走肉。在这些人周围,寄生着甄振怀的儿子、田玉跃的老婆、裴尚蕊的弟弟等一帮亲属和一批商人,利用他们的权力寻租、捞钱,大肆破坏湖区乡的生态保护区。甄振怀、刘旭行、裴尚蕊这些道德堕落者掌握了大权,道德良知便彻底沦落了,“在权力的诱惑面前,那些一心只想升官的人就不知道什么叫道德,就是把良心卖了他们也会不论斤两”。

然而现实中毕竟还有道德的坚守与张望者。与拍案而起,大胆上书的政协主席宋吉生不同,小说主人公张立人艰难地行走在权钱肆虐、派对对垒的泉滨官场,“不能跟着坏人去整好人,不能跟着邪恶势力跑”,必然会招致田玉跃等人的疯狂压制;附庸官场潜规则,同流合污,显然与内心良知所忤逆,在原则与交易、良知与诱惑,高尚与卑劣的较量碰撞中身心疲惫、度日如年。他不敢怒目横眉,也不愿闭上眼睛,只能在内心用坚强的道德信念顽强地支撑着自己,抵抗着外来的种种事端和不公,久而久之,拉锯战节节败退,他感觉“对自己的一切都无法左右,仿佛一个乖乖的玩偶”,“走着走着,就迷失了,就走丢了,那个本来的我就没有了”。他陷入了内心失衡的道德焦虑之中。

因此,张立人的“累”来自于一个有良知知识分子与世俗官场的冲撞,是艰难的价值认同和无奈抉择。尽管张立人软弱妥协,甚至与刘旭行等人虚与委蛇,但在他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期望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言: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,虽久不废,此之谓不朽。”张立人是上世纪80年代初名牌大学的研究生,放弃了攻读博士,下了基层,失去了“立言”的机会。从政以后,他担任过乡镇办主任、县报总编、县委办主任、县委副书记,应该说都不是实权职位,处理过几起群体性上访事件,并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“立功”政绩。但他却在孜孜不倦地“立德”,始终坚持做人做官的底线,洁身自好,关心民瘼,施仁重义,是一个道德上的楷模,是污浊官场中的清者、仁者,也是社会的希望所在。小说的结局也对他的命运做了铺陈和暗示。正如作者借张立人母亲之口所言:“不论怎么说,都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,人字仅两笔,做人需一生。从政也好,干其他行业也好,都要讲道德,凭良心,做事先做人呢。”这是何等普通和朴实的吁求,在充满欲望和利益的官场中却是那么遥不可及。其实,何止是官场,在日常生活中,在人生历程中,我们需要怎样的生活,追求什么东西,是权力、金钱、女色,还是良知、操守、品行,是逐名逐利,还是尊严自律,这是对道德的拷问,更是对生命和人生的拷问。这正是作者所关心和倾注心血的地方。

□ 董建辉



《累》
韩喜凯 著
作家出版社
2011年7月出版

直逼灵魂的道德拷问

【好看小说】

【原色视域】

被推理与被天价的梵高

□ 韩青

前一段时间效益突出的天津文交所,近来面临诉讼,艺术品市场原本就是最晴雨不定的地方,不要说莫名其妙的“当代艺术”,就是全世界已公认的“经典艺术”,落下价来砸在手里,也不奇怪。比如,日本人手里的梵高。现在有不少“房奴”“车奴”,今天的日本人看梵高的《向日葵》,则百感交集,自道是被国际拍卖行业彻底忽悠了的“画奴”。

所以,日本人对梵高画作的警惕性,也是非比寻常的敏感。日本画家小林英树的《梵高的遗言:贻画中隐藏的自杀真相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,算是所有梵高研究著作中,独辟蹊径的一本。别人对梵高画作的探研,都是讲它如何是其独有的创作;而小林的视角则反其道而行,认为被誉为梵高代表作之一的《寝室》不是梵高的!此书因此有点推理小说的味道,还当真获得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。作者自述,某天一幅梵高素描映入眼帘,他本能地认定是赝品。然后如神鬼附身,开始钻研那画,并远赴欧洲寻遍梵高真迹,终以专业知识拆穿其伪制,同时配合对梵高临终前两幅画的解读,推演出他的自杀真相。柯克·道格拉斯版的电影《梵高传》里,梵高收到弟弟结婚的消息时,即转身对邮差说:弟弟要离开我们了。这口气顺延着本书,是弟弟结婚生子之后,生活为弟媳乔安娜把持,对梵高的经济支持与情感关注都无暇顾及,使梵高的生命与创作难以为继。小林英树的结论很干脆:“经过反复思考,还是认为梵高的心情被乔安娜抹杀,践踏。我深切体会到梵高的委屈和遗憾……”甚至,梵高兄弟相继辞世后,乔安娜在传播梵高的同时,于书信与画作都有造假嫌疑。此书名如小说,内文里则布满物理公式的小插图,十足论文模样,后记里说:“今后,我会重回自己的路,与梵高保持距离。”

为这个“保持距离”,小林英树花了三十年,而日本人为了与梵高的距离感,则付出更高昂的代价。玩艺术品,有财力有胆识之外,还得有一些见识。眼下,国内的艺术品交易也正不断天价刷新,不妨参考一下日本人与梵高画作之间的价格游戏。

上世纪80年代晚期日本经济繁荣,1987年至1990年间,国际拍卖会上40%的经典印象派作品落入日本买家,这四年里,日本进口了138亿美元的艺术品。最著名的有:安田火灾和海事保险公司3900万美元买下梵高的《向日葵》;大昭和纸业公司8250万美元拍下梵高的《加歇医生像》,创当时油画交易史最高纪录。与此同时,美术馆等专业机构也积极跟进,购置了大量的西方著名艺术品。日本《东洋经济》周刊透露,当年随着梵高的《向日葵》、《鸢尾花》和《加歇医生像》,大量三四流印象派作品流入日本。而当初的高价作品,现在半价都难以出手,银行地下仓库堆满抵债的画作。据一位日本画商最乐观的估计,当年50亿美元购入、现存于银行的名画,如今最多能卖14亿美元。

除了泡沫经济的市场沉浮,日本人对梵高画作的价值崇拜,也有对艺术史的误读。19世纪中期欧洲进口日本茶叶,其包装纸上印的浮世绘版画图案,影响了许多欧洲画家,梵高即是深受影响者。他临摹过多幅浮世绘,并将之融入其作品,名作《星夜》的涡卷图案即被认为是参考了葛饰北斋的《神奈川冲浪里》。梵高书信中也时常提及日本,将之当成亮丽色彩的代名词:“小镇四周的田野盖满了黄花与紫花,就像是……你能够体会吗?——一个日本美梦。”梵高身世的传奇性,加之他画作视觉力量的直接表现,使经济发展迅猛时期的日本人,通过购买它们,在精神上获得一种历史荣耀与现实虚荣。这情景就像这几年有中国元素的艺术品在国外好卖,但出最高价格拿到手的是中国人。

因此,砸在日本人手里的梵高画作值不值那么多钱是一回事,它们依然是表现人类艺术精神的伟大作品是另一回事。对艺术史概念偷梁换柱,东西方文化交融之际,更是东西方经济利益的博弈策略。

通常,人们对名人名画的价值判断以真假而论,似乎只要是真迹,便一定保值升值,反之则一钱不值。梵高一生油画在八百幅以上,其中雷同的画题不少,自画像就多达四十多幅。前不久一则消息在网上疯传,梵高画作里有乌龙,自画像实为其弟肖像,有专家研究了长达600页的资料,称梵高和弟弟长相很像,且感情甚笃,又对比两者胡子颜色、耳朵轮廓、脸颊宽度,得此结论。此事在梵高画作命运多舛的故事里,又增加了一例。



微博书评

◎波斯蜗牛:对于刀尔登《七日谈》这本书,任何具体的分类方式都有点尴尬。说它是小说,好像小说只是用来装载作者用意的盒子,说它不是又实在牵强。既然文字风趣,意蕴深邃又洋溢低回冷峻的智性之光,完成一次激荡脑力的阅读体验即可,其他可不管。内心有写点什么的冲动,但越读越无从下笔。

◎黄老邪:《老舍之死口述实录》,傅光明、郑实采写。读它时脑子里一再闪回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……不同的是最后被召集到一起的陈述者增至50余位。每位都在用自己的话说同一个人同一件事,可却一再南辕北辙。这时,最狡黠的读者最终也很难成为胖子波洛。唉,究竟是谁将那块砸碎老舍尊严的石头推下了神庙?

◎染尘:“我显然不是作家,这过往已再三声明过,不会把自己的书写习惯称为写作。我会因为感动写,会因为寂寞写,会因为谈恋爱、失恋写,以及最重要的,我会因为想诚实面对自己而写。”这是刘若英在新书《我的不完美》中的一段自序,有人说这么些年,喜欢她的勇敢与真诚,我想她让我们喜欢的有多少,就有多少代价。

◎必读呢本:《吃,吃的笑》:每天都好像在“想吃么?我吃了……吃饱啦!明天,吃什么?”这种循环的问题上纠结,反俏却享受其中。从日常的吃喝涂鸭中,穿插文字和历史的边角料为你一一道来。光看书名已经让人想要微笑,美食的确是能够带来幸福感的東西。